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香港的公開考試慣常以等級來公布成績，所以才會出現一大票「同分」的「狀元」。

現代學制在學生完成一階段學習之後，前面的成績都基本上筆勾銷，大家推倒重來。升上中學之後，誰還會管你小學時代考過多少回第一名？

清代考狀元有多難？首先要在本省過三關，即縣試、府試和院試，才有生員（雅稱秀才）的資格去考舉人。

大小三元

鄉試實為「省試」，有人望文生義以為鄉試在鄉下舉行！鄉試中式就成為舉人，第一名是解元。

清代鄉試例在子午卯酉年舉行，中式的舉人可以報考下一年（丑辰戌亥年）在京師舉行的會試。

明初黃觀（1364年-1402年）是建文忠臣，因其父入贅許家，考科舉時用許觀的名。



人生感閱處 童心

那一夜，滿目的紅色，耀眼又深沉。下了夜班車，延安城尚未睡去，安靜，大氣。

這陝北高原上，一條名為「紅街」閃耀於此，燈盡璀璨，兩邊的建築群，沿山勢高低起伏，一路行去，那激情四射的紅色年代從我的心中一幕幕閃現。

「心口呀！莫要這麼厲害地跳，灰塵呀！莫把我眼睛擋住了。手抓黃土我不敢放，緊緊兒貼在心窩上。

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試說出了4個「狀元」，那是計等級不計總分之過，兩人同分而難分高下，是「小概率事件」！4人同分恐怕不可能吧？

回延安

吟誦，感受那近一個世紀以來從未改變的詩心脈博，以及對「母親」延安的那份不泯真情。

第二日一早，我來到棗園。那些棗林，紅了又綠，綠了又紅，歲歲年年，沙沙作響的枝葉，與風兒為伴。

與我同行的培僑中學Joe仔，難抑心中的激動，在棗園窯洞前，他仔仔細細地看著，「從弱到強，有堅定的信念，才能實現理想。



作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前



心窩常開 潘金英

養生迎老 置業南頭

南頭7月，迎來了疫情前我們買房結緣的42位舊同事及老友，大家笑容可掬，心情特別愉悅。

疫情過後通關了，校長特兼任導遊為老友記服務，在微信群轉發有關出遊收樓，兼可再看新盤買房的帖文時，老友群一呼百應，踴躍參加。

中午時分，大家來到已訂4席午餐的那間酒家，分席圍坐下來；由於先前空中點餐了，因此甫坐下一會，夥計就逐一送上美食來了。

這次出遊，大家熱情高漲，最有意義是，老友們在疫境前有緣共置業大灣區，比百餘儲錢方式實在；疫境後雖都宅家少見面、少聯絡，但得有緣共聚收樓旅遊。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最近好幾位朋友都為裝修而弄至痛苦不堪！老實說一直以來，聽到為裝修不滿意的投訴，遠遠多於讚賞。

有一位朋友請裝修公司設計了美好家居，所費不菲也在所不惜。誰知出來的效果大相逕庭，用料劣、手工差，新居成了噩夢。

裝修夢魘

我另一朋友，喜孜孜地請我到新居去參觀，在大家稱讚設計有品味時，她才透露為此新居先後換了5間裝修公司。

我也面對過裝修幾年後地面磚破裂，逐一鬆了出來，明顯是偷工減料，看到自己的家居變成危房。



百家廊 張樞

許多年前，每到暑期來臨，神州大地上，總能看見一輛輛綠皮火車上，滿載成群結夥的年輕人。

是這樣的，當時我從西北遠赴古城蘇州求學，離開了父母，卻靠近了上海的外婆和阿姨。

兩個女兒中，阿姨平素就毫不掩飾對肉肉的偏愛，取了肉肉的名字，有自己的「心頭肉」之意，就是明證。

在此之前，肉肉去過最遠的地方，大概是隨她們的爸爸媽媽上了一次浙江莫干山。對於尚是學生的我帶她的「心頭肉」遠行，阿姨不但沒有絲毫擔憂。

經過兩天一夜的旅程，我們搭乘的火車終於在中午時分到了西安。

記得那碗麵

趕到長途汽車站，換上駛往西北小城的長途汽車。看看眼下時間寬裕，我想到趕快帶上肉肉去解決午餐。

走出火車站，走在附近一條人來人往的街上，盛夏的西安街頭，烈日火辣辣的。小飯館一家挨著一家，從面前經過，一時叫人猶豫不決。

我大為不解，問為什麼不吃，肉肉也不回答，反而將臉別了過去。我很是不快，便教訓起了肉肉，「你不想吃麵，怎麼不早說？可以要別的，現在都點了，那不是浪費嗎？」

我氣炸了，怒氣直衝腦門，突然朝肉肉大喊道：「你有毛病嗎？」那一刻，我感覺站在太陽底下的我，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。

看看無路可走，被逼到牆根下的肉肉，像根木頭站着，彷彿受了極大的委屈。我氣炸了，怒氣直衝腦門，突然朝肉肉大喊道：「你有毛病嗎？」

麵館裏蒼蠅飛來飛去，有一隻還飛進了別人的碗裏。」胡說八道，我怎麼就沒看到，就是有，也不會飛到碗裏……」

我想，肉肉平日都讓外婆阿姨慣壞了，我今天非要治治她不可，便勒令她跟我回去，把那碗一口未動的臊子麵吃下。

回到西北小城中，我沒有提及旅途上的這場小小的風波，肉肉到底是一個乖巧的小女孩，既沒有告狀，也沒有流露任何不快。

一見許多年過去，肉肉早已長大，也在前些年成家，並與她做大廚的丈夫雙雙移民去了遙遠的加拿大。

肉肉被問急了，結結巴巴說：「我看到至都不需要達到美的階段，僅僅在藝術表達純粹的時候就足以吸引觀眾。」

一個傳說

它們遠遠不是為了讓你亢奮。恰恰相反，藝術家對於性的描述是為了讓你離開性，進入一種關於性的理念。

我因此一下子就想到了賈樟柯的《一直游到海水變藍》。這是賈樟柯為賈平凹、余華、梁鴻3位作家拍攝的傳記紀錄片，然而這電影似乎只把這3位作家當成了案例。

其實，各種觀賞的感覺都是被藝術家激發出來的。他感染了我們，使我們凡人也離開了肉體的七情六慾，變得超凡脫俗。即便有時候當我們看到一個關於裸體的展覽，但這也不代表庸俗。



網人網事 理美美

7月22日，有一事件震驚全港。一名內地母親帶著12歲的兒子到香港公立醫院看急診，然後便自行離去。

在後續報道中，人們進一步知道，孩子為「雙非兒童」（父母皆為內地人，但孩子在香港出生，擁有香港身份證）。

小狸的朋友中，有善良者曾因這句辯解而心軟，認為「肯定也是有什麼難處吧」，但小狸之所以陳述了大量的細節，就是想說，難處可能是一方面，但卻掩飾不了事件中為人父母者的極度自私。

12歲的遺棄不是襁褓中的遺棄，「指示話術」式的遺棄也不是「風雨之夜媽媽偷偷離開了家」式的遺棄。

報道中也清清楚楚地寫著孩子父母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我早上經過上海吳美美術館的時候，看到他們最近正在展出近5年的館藏。

在過馬路的時候，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念頭鼓舞著，變得很興奮。一想到過會兒也許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東西在等著我，它似乎比我正在穿行的這個剛剛下過雨的、濕漉漉的馬路更加吸引人。

這個世界遠比任何一個現實的世界都更精彩。因為藝術之所以與眾不同，就在於它既方夜譚得變化多端，又純粹到不得了。